



前秦錄八

春秋卷第三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撰

苻丕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博綜
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
武才幹亞于苻融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
長樂公丕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
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
建元二十一年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

晉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於谷口玄兵敗績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王猛子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幽并人衆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太守平視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帥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王永畱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殺乃發喪

于晉陽三軍編素僭卽皇帝位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安元年九月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

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渤海王杲爲濟北王是月安西將軍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切諫弗聽乃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于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與光戰於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

奮威將軍都督洪池巴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丕拜纂太尉進封東海王阜城侯定高城男紹高邑侯謨重合侯亮聞丕卽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亮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不附慕容垂十一月丕以亮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紹爲鎮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謨爲征北將軍幽州牧亮爲鎮北將軍都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

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
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
據隴右遣使招不請討姚萇不大悅以定爲驃
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
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廣
安西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
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背棄
萬乘社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丕先帝元
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

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
空耗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
大統嗟哀卽事棲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
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
輿播越宗社淪傾羗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
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
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
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豈
忍舍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

九五實協天心靈祥庥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幾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不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勦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時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固安侯鑿並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

兗不及而還不以敞爲平州刺史

太安二年春正月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二月益州牧王廣還自成都奔其兄秦州牧王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人夜襲廣軍大破之三月統復遣兵助廣攻興嬰城固守夏四月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于姚萇興復欲攻王統于上邽枹

罕諸氏皆厭苦兵革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
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于丕
五月丕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
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使者皆沒于
姚萇不能達六月征東將軍定鎮東將軍紹征
北將軍謨鎮北將軍亮等復降于垂丕以都督
中外諸事司徒尚書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
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徐義
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尚書左僕射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
三司衛將軍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官皆如故永又傳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
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
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
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
未亾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
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
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

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
赤眉之暴於四海方之二虜未爲甚也今素秋
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
家乃心王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
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
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
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
使應丕皆就拜將軍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羌
也子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姚萇

丕以景爲京兆尹秋七月平涼太守金熙安定
北部都尉鮮卑沒奕干帥鄯善王胡員叱護羌
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將
軍強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
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強連日不
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
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返爲人害諸君但請
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爲然會
七夕大宴青抽劔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

路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其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使請命于丕八月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

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屯平陽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東歸不弗許下書曰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帥禁衛虎旅夾而攻之以衛大將軍俱石子爲前鋒都督十月與慕容永戰于襄陵永及石子大敗皆死之初

纂來自長安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不猜忌之衆皆離散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晉桓石民遣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敗之殺丕執太子寧長樂王壽及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荀操等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率丕餘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于慕容永不在位二年登稱尊號僞諡哀平皇帝

春秋第三十九卷

就李屠喬孫同訂
項赫之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登

苻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潁川王爲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建元初封南安王拜殿中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

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奔于枹罕遂
歸河州牧毛興以爲長史時興鎮上邽同成言
于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
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
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志
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
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
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

而不能委任太安二年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
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登克南安夷夏歸之者
三萬餘戶遂進攻碩德于秦州姚萇自率衆來
救登與戰于胡奴坂阜一作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
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碩德
代統其衆毛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
逆羗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
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總攝司馬事旣
而氏羗襲殺臨清伯衛平推登代之遂專統征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一
伐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于是下隴奔長安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濟北王臬自杏城奔南安登乃具丕凶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今三虜跨僭寇旅殷

強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蹙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乃爲壇于隴東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太安二年爲太初元年置百官十二月立世祖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所欲爲必啟主而後

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會
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
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
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
以資贍即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
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耻惟帝
之靈降鑒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
刻鉞鐙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
鉤刃爲方一作入陣知一作有厚薄從中分配故

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
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
堡以自固旣而受姚萇官爵及萇害堅嵩等以
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帥衆降登拜嵩
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
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太初二年春正月立妃毛氏爲皇后渤海王懿
爲皇太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
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
不立而自尊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
中改今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
大王遠縱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
議之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殺屠各董成
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于纂有衆十餘
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會金大黑金洛生等逆
戰大破之斬首五千八百級三月登以竇衝爲

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
楊璧爲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
于范川王夏四月楊定與魯王纂共攻姚碩德
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姚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守
敷陸五月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
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秋
七月登進次瓦亭萇攻彭沛殺堡陷之殺奔杏
城八月登征虜將軍馮翊太守蘭犢帥衆二萬
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首尾將圖長安朔方

公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
 為秦公犢遂與師奴絕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
 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其眾多潰登進據胡空堡
 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冬十二月姚萇遣將軍
 姚方成攻陷雍州刺史徐嵩堡執嵩而數之嵩
 罵不絕口方成怒斬之悉坑戎士以妻子賞軍
 太初三年春二月登帥眾下隴入朝邯夏五月
 太弟懿卒諡曰獻哀姚萇據武都與登自春相
 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圍歸關西儁傑以

萇久無成功多來附登登軍中大饑取葑以供
 軍士秋八月登立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
 尚為北海王冬十月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
 平畱大軍于胡空堡帥眾萬餘圍萇營四面大
 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
 引還十二月登以頽川王同成為太尉
 太初四年春正月登以河南王乞伏乾歸為大
 將軍大單于金城王二月登畱輜重于大界自
 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堡克之將軍竇洛

寶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克
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克之夏四月登與萇
連戰萇屢敗乃遣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邀
擊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秋七月登
進攻萇右將軍吳忠唐匡于平涼克之以尚書
苻願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八月登進
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畱尚書令姚晃守安定
率衆三萬夜襲登輜重于大界營克之殺毛后
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

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衆屯胡空堡九月
楊定攻隴冀克之斬萇從弟常執邢奴定自稱
秦州牧隴西王登因其所稱而受之冬十月遣
使齎書加寶衝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
督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上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爲大
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遣衝率
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趨長安登帥衆從新平逕
據新豐之千戶因使定率隴上之軍爲其後繼

壁畱守仇池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所統大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初不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于登因而受之十二月姚萇遣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引還萇密遣東門將軍任甕宗度詐為內應遣使招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為奸變不可信也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登以安成王廣為司徒

太初五年春三月萇攻陷新羅堡扶風太守齊益男棄郡奔還登將軍路柴强武等並帥眾降萇登攻萇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

克而還夏四月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
帥氏胡數萬攻葭安北將軍姚當成于杏城爲
葭所殺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于廣鄉以應
登移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生逢
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
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
荐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
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
啣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葭窮凶肆虐毒被人神
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
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
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
懷義方與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
然之獨鄭縣人荀曜不從聚衆數千應葭登以
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步將伐曜大敗
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應援十二月質與荀
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衆皆潰散乃奔洛陽
太初六年春三月登自雍攻葭安東將軍金溫

一作榮 于范氏堡克之進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

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荀曜有衆

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召登約爲內應登自曲牢

向繁川次于馬頭原五月萇帥騎來拒大戰敗

之斬其右將軍

載記作尚書

吳忠萇收衆復戰登敗

退屯于郿秋七月進攻新平萇率衆來救登遂

引還冬十二月復攻安定萇如陰密以拒之爲

萇所敗登退據路承堡

太初七年春正月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爲皇后

三月姚萇寢疾見堅爲崇秋七月登聞之大喜

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

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

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

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

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僚進

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

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率衆

拒登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

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葺夜引軍旁出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吾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葺亦還安定冬十月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葺據弘農來附登以竇衝爲右丞相衝徙屯華陰晉河南太守楊佺期擊敗之衝走

太初八年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

王登不許夏六月衝叛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秋七月登攻衝于野人堡衝求救于姚葺葺遣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救之登解衝圍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葺連和會葺疾甚還長安尋卒太初九年春正月登聞姚葺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畱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乞伏乾歸爲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二月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

之夏四月登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
里登從六陌趨廢橋興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
橋來拒復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待之登
爭水不得衆渴死者什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
敗其夜奔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
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
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攻登于馬毛登遣子汝
陰王宗爲質于河南王乞伏乾歸以請救進封
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
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登引衆出迎乾歸兵
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爲興所敗死
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太子崇奔于湟中僭
稱尊號改元延初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冬
十月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於隴西王楊定定
畱司馬邵疆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
乾歸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等帥騎二萬拒之定
與崇皆被殺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未晉永
和七年至登五世是歲歲在甲午凡四十四年

以晉太元十九年滅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前秦錄九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
便弓馬有政術好施下士石氏建武中以功拜
龍驤將軍雄醜形貌頭大而足短軍中呼之爲
大頭龍驤石虎將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
鄴雄擊獲之洪以秋爲軍師將軍秋因宴鳩洪
將併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健以人心思晉遂

稱晉官爵以雄為輔國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徙
 欲取之遣雄帥眾五千自潼關入自帥大眾隨
 雄而進雄大敗洪將張先先遁歸長安雄長驅
 而進遂徇地渭北所過城邑無不歸附趙將石
 寧獨據上邽不下雄擊斬之徙既據長安自稱
 天王大單于以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
 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雄力言于徙請正
 尊號徙從之即皇帝位雄進爵為王晉鎮西謝
 尚攻張遇於許昌徙遣雄略地關東帥步騎二

萬救之尚敗奔還雄乘勝逐北殺傷大半遂徙

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轉攻王

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為

征虜將軍一作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

伐雄雄與衛將軍菁率眾拒之敗之於龍黎斬

首萬二千級獲修弘送長安尋與菁帥步騎四

萬屯隴東是時張遇欲引關中諸將以雍州歸

晉事覺伏誅而孔特等起兵應遇眾至數萬雄

乃帥騎還長安遣菁略上洛郡雄與子法分討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一
孔特等誅之進克司竹晉大司馬桓溫來伐別
將司馬勲出子午道健遣雄同太子萇等帥衆
拒之戰於藍田爲溫弟冲所敗退屯城南尋帥
騎七千襲破司馬勲於子午谷又與桓溫戰于
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溫還雄遂攻喬
乘於雍以疾卒于軍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
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諡曰敬
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勲權
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
元才吾之姬且也子堅襲爵及堅僭卽帝位追
尊諡曰文桓皇帝

苻菁

苻菁健兒子也健旣代洪統衆稱晉官爵以菁
爲揚武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健欲規取洪遣菁
帥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
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東不復相見旣濟焚橋
菁轉戰而前與洪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諸城
盡陷所至降附健入長安自稱天王以菁爲衛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一
三三七
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健卽皇帝位菁進爵
爲王遣菁同東海王雄略地關東大敗晉師張
重華遣其將張弘宋修帥衆會王擢來伐菁與
雄拒之大敗涼兵虜其二將苻飛爲楊初所敗
菁與雄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雄還長安菁遂
掠地上洛晉大司馬桓溫來伐菁同太子萇帥
衆拒之溫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與萇等相持會
溫軍乏食徙關中戶口而歸菁等尾擊之溫復
大敗健賞拒溫之功以菁爲司空未幾進位太

尉尚書令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生而自
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
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杖逃
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

苻黃眉

苻黃眉健之兄子也神器秀拔雄勇多奇略初
爲健輔車將軍遣鎮洛陽皇始三年張遇之亂
黃眉自洛陽來奔健以爲衛大將軍淮南王生
素與黃眉友善及卽位封爲廣平王時生用法

嚴酷生舅強平直諫忤旨生怒殺之黃眉同苻
飛鄧羌以太后故叩頭切諫生弗聽出黃眉爲
左馮翊姚襄略地關中生遣黃眉及建節將軍
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襄深溝固壘不戰羌
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
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守不戰是窮寇也然其
爲人疆狼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旌長驅直壓其
壘門襄必怒而出師一戰成禽耳黃眉從之遣
羌先引騎三千軍於壘門挑戰襄怒盡銳出戰
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平原羌迴騎逆
擊黃眉帥大衆繼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
等振旅而還黃眉旣立大功生不加賞每於衆
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其王公
親戚多有死者

苻法

苻法字永則小字阿法雄庶長子也爲生後將
軍封清河王生殘虐滋甚宗室勲舊殺害略盡
一夕對待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

是夜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及汝門惟先覺者
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
平老強汪等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
婆樓帥麾下數百鼓譟繼進引生置於別室斬
之法固以位讓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
王卽位於太極殿以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堅母以法長
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出遊宣明臺見法重
門高第車馬鱗集恐終不利於堅乃與衛軍李

威謀賜法死堅性仁孝於法尤爲友愛與法訣
於東堂慟哭嘔血諡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
海公敷爲清河公陽後謀反事洩堅問其反狀
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
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臣亦爲父
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
寧不知之乃赦不殺徙陽於高昌陽勇力兼人
尋復徙鄯善後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
殺之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
美姿度健封爲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
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生愛其器貌常侍
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朝
野所屬堅僭號改封陽平公拜侍中中書監左
僕射尋除中軍將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
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目過不
忘時人儼之王粲嘗著浮屠賦壯麗清贍世咸

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稱
其妙選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勦也銓總
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可方王景略尤善斷
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夕妻爲
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
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
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
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

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
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
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
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
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
爲馬乘馬南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三爻同
變變而

象坎

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
更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
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

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理而生無理而死馬左
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
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
曰本與其婦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爲驗
是以誤中婦人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揚聲唱盜行人爲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
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
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先出者曰汝

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如此所在盜賊
 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
 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
 鎮關東朝之大事莫不馳驛與議性至孝初留
 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為
 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慰諭不許
 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
 尋轉司徒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

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楊時慕容垂
 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
 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
 兵極武未有不止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
 今江東雖不絕如縱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
 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
 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
 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併吾將任汝以天下
 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

衆乎及堅銳意攻晉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羗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讐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閑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亦弗納遂以融爲征南大將軍率騎寇樊鄧戰於淮水敗績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堅奔至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贈融大司馬諡曰哀

公垂萇之叛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朗固辭不得已起而就官旣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什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

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多所凌忽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什法汰問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杌禡壺席朗每事欲

誇之唾則令小兒蹠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尤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麗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果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或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

刑意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歛無窮已
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
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
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
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宏

苻宏堅長子也堅自稱大秦天王立宏爲皇太
子建元元年匈奴曹毅劉衛辰帥衆寇杏城索
虜烏延等亦起兵叛通於衛辰堅帥中外精銳

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
畱守長安堅平定朔方巡撫諸夷振旅而還六
年堅復遣丞相王猛督諸將率步騎六萬向鄴
乃畱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躬帥精銳十萬爲
之後繼七日而至安陽猛潛往迎之因謂堅曰
監國幼冲鑿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乃并
軍攻鄴拔之遂平燕冀其後堅議大舉伐晉群
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太子宏進曰吳今得
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冲

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
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
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于外資財竭于內是故
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
江以固守徙河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
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厲不可久留
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
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
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

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
攻其外如此安有不克沙門道安曰太子之言
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卒有淮南之敗慕容
冲遣僞尚書令高盖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
與戰於成貳壁斬首虜二萬堅屢爲慕容冲所
敗固守長安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入
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付以後事將
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如五將宣告州郡
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

騎出奔百僚逃散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先歸南秦州刺史楊壁於下辨壁拒之乃奔武都氏豪強熙假道歸晉朝廷處宏於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玄滅義熙初謀叛寇湘中伏誅

苻暉

苻暉堅第二子也堅卽位封爲平原公建元十六年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如古諸侯以暉爲都督豫

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配兵戶三千二百合淝之敗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攻暉於洛陽堅驛書使慕容垂將兵討之暉遣使讓垂趨使進兵垂南結丁零殺苻飛龍盡坑其衆暉又遣驍將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暉率洛陽陝城之衆歸長安會慕容冲引師來攻去長安二百餘里城內戒嚴堅乃拜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拒

冲河間公琳以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暉出拒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屢敗暉兵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恚憤自殺

苻琳

苻琳字永瑤堅第五子也封河間公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洞犂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藻清麗高步一時慕容冲寇亂長安堅以琳爲中軍大將軍率衆三萬擊冲於灞水之上爲冲所敗中流矢死

苻詵

苻詵堅之少子也封中山公最有寵於堅堅與群臣議大舉伐晋詵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晋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晋有謝安桓冲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
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
將爲戮也不聽竟爲晉所敗堅後自縊於新平
佛寺誅亦自殺

苻雅

苻雅堅之疎族也權略無方雄毅厚重人稱其
有良將之才在生世已爲右衛將軍堅卽位封
西縣侯出爲秦州刺史建元七年以雅爲使持
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初仇池公

楊世以地降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
池公世死子纂代立遂受晉朝爵命而絕於堅
世弟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都與纂爭分堅遣
雅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進次
譙陝纂率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
護郭寶率騎千餘救纂戰於陝中爲雅所敗纂
收衆奔還雅進攻楊統統帥武都之衆迎降纂
將碩密亦詣雅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
釋其縛送之長安

苻洛

苻洛堅之從弟也爲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封行唐公以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有功加征北將軍洛兄重爲豫州刺史北海公鎮洛陽建元十四年重以洛陽謀反堅曰呂光忠正必不同也命光收重檻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其後二年春正月堅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

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欲使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縛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耶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詳具堅傳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拒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秦王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
玄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讚爲左
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
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
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新
羅休忍等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茂薊諸
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洛
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縕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
無成潛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

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
奉表乞畱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頗
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常
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
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帥
衆七萬發和龍堅召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
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所共疾怨願假
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
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

兇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
全乃遣使讓洛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
明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焉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北海公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與衝等戰于中山大敗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之長安呂光斬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規堅赦蘭殊徙洛於西海後爲梁熙所殺

健后疆氏

健后强氏略陽人左光祿大夫强平之姊也健僭號天皇立爲天皇后及健寢疾强后欲立少子晋王柳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生爲太子生旣嗣位尊爲皇太后生荒耽淫虐刑殺不

道其舅强平切諫忤旨生怒誣以妖言欲殺之
廣平王黃眉等侍讌禁中叩頭請曰平太后之
弟也陛下縱欲殺平獨不念太后乎生弗聽乃
鑿其頂而殺之太后遂以憂憤卒謚曰明德皇
后

生后梁氏

生后梁氏略陽人左僕射梁安之女也初爲淮
南王妃生嗣僞位遂以壽光元年立爲皇后會
有客星孛大角熒惑入東井占曰不出三年國
有大喪生日朕與皇后對臨天下遂殺梁后以
應之

堅太后苟氏

太后苟氏略陽氏人堅所生母也以堅永興元
年尊爲皇太后堅殺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
法不受群臣復固請於堅太后泣謂群臣曰社
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群
臣固請堅既卽位署法爲丞相東海公太后以
法長且賢素得衆心疑忌特甚後遊宣明臺見

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懼終爲變遂與李威謀賜
法死陽平公融太后少子也甚愛之出鎮冀州
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
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
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閹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
堅推問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後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
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當棄
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
乎於是輟而殺之建元十一年以疾卒追諡曰
明德皇后

堅夫人張氏

堅夫人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辨有才識堅將入
寇江左群臣切諫不聽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
生萬物王者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
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濟
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種百谷因其時
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

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
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於人主乎妾又
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
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
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
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嗥廢馬驚逸武庫兵
器自動有聲吉凶之理非微此皆非出師之祥
也如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
非婦人所當豫也遂興兵南伐張氏請從其夜
堅夢葵生城內明以問之張氏曰若征軍遠行
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
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果大敗
於壽春單騎遁還顧謂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
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潛
然流涕及堅死張氏乃自殺

丕后楊氏

丕后楊氏仇池氏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妹也

初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慕容永殺不
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楊氏爲上夫
人楊氏不從引劍刺永爲永所殺登旣嗣位追
諡曰哀平皇后

登后毛氏

登后毛氏武都人河州牧毛興之女也美而勇
壯善騎射太初二年立爲皇后其四年登畱毛
氏及輜重于大界營姚萇率兵襲之營壘旣陷
萇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
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勦爲萇所執毛氏
有姿色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天子皇后安肯爲
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
道汝先已害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
汝容乎萇怒殺之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春秋第四十一卷

前秦錄十

春秋卷第四十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趙俱

趙俱南安羌酋也一云天水人洪自稱大單于
三秦王改姓苻氏以俱為從事中郎及健之世
遷河內太守光祿大夫尋以洛州刺史出鎮宜
陽俱從弟右僕射韶中護軍誨有寵於生生即
位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
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

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
憂卒

雷弱兒

雷弱兒南安羌酋也洪稱秦王以弱兒爲輔國
將軍徙嗣位以弱兒爲太尉俄遷大司馬初晉
楊州刺史殷浩陰遣人誘弱兒等使殺秦王徙
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
張遇作亂徙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
以爲弱兒等事已成遂自壽春率衆七萬北

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
稽王昱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謀未應輕進不
從浩遂爲姚襄所襲走保譙城襄浩相持秦人
遂收漁人之利弱兒之計也其後桓溫來伐徙
遣太子萇帥雄菁等拒之戰於藍田爲溫所敗
溫進次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徙悉發精兵三萬
遣弱兒與萇合兵拒之溫不得前師還乏食僅
入潼關徙賞拒溫之功以弱兒爲丞相及徙寢
疾受遺輔政弱兒性剛鯁好直諫以生嬖臣趙

韶董榮奸佞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恨之譖之於生生遂殺之并其九子二十七孫弱兒推誠苻氏年高有功生旣殺之於是諸羌皆有離心叛者相繼

魚遵

魚遵馮翊人也洪稱秦王以遵爲右將軍領右長史徙代洪統衆時杜洪據長安徙規取之悉衆而西以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橋以濟所過城邑無不降附徙卽位論功以遵爲太子太師俄遷左僕射司空及賞拒桓溫功進爲太尉徙寢疾以遵爲太師錄尚書事受遺輔政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乃誅遵并其七子十孫追諡曰廣寧公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

之節徃常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見敬重生既嗣位殘虐無道殺戮大臣墮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等皆以佞幸進疾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榮之小字也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生日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日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叱之

強平

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加刑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君今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瞑目而叱之

強平略陽氏人徃之妻弟也皇始元年以平為太傅生即位以為左光祿大夫平雅好直言不避權佞會有日蝕之變極言切諫生怒誣以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趙煥

趙煥父琨爲秦尚書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入攻秦州獲琨殺而棄其尸煥求父尸不得悲號不已俄有群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返煥隨鳥至山尋求之果得父尸

杜慈

杜慈仕生爲尚書郎生壽光年中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慈奔馳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畱而獨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獲免餘皆被斬

呂婆樓

呂婆樓字廣平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自沛避難徙焉因世居之遂爲會豪秦王健立以爲散騎常侍後進侍中尚書與東海王堅友善及生嗣位薛讚權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婆樓婆樓曰僕刀鏃上人耳不足復辨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見猛

一見如舊任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
亟以爲言堅深然之於是清河正法與平老等
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帥麾下繼進斬
生於別室堅遂稱大秦天王以婆樓爲司隸校
尉後守太尉卒其子光後稱涼王別有傳

樊世

樊世本氏豪也佐徼定關中有大功拜特進姑
臧侯負氣倨傲王猛親幸用事勲舊多忌之者
世於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

事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
而君食之耶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
而已一云非徒使君耕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

於長安城門不爾者吾終不處於世也猛以白
堅堅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
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
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
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
藐婚是爲二天子也安有上下世怒欲起擊猛

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
西廐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
鬻畚爲業嘗負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
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
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
樹下當先啟道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床而
坐鬢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

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
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猛環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
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叅其神契略不交通是以
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
少游鄴都時人莫識惟高平徐統見而竒之召
爲功曹遁而不應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
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
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

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帥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所以不至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都護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也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

堅僭立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剪除兇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

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遷爲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年二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出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時上下咸服莫敢有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

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並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帥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美女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上疏固辭不受時旣畱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貴速度竭命戎行

甘馳驅之役敷宣王化盡筋骨之效黽俛從事
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
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
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
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
有鷹犬微勤未肯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功
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
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

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視事如前俄入爲丞
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
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
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竒卿於暫見擬卿於
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
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此今古
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
外蕩群兇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

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不許數
年復授司空猛復上疏辭曰臣聞乾象盈虛惟
后則之位稱以官才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
誅王叔昧寵政替身亡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
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叅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
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
致相匈奴叨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
遠隣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
敝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亾是及且

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
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
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
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宰政公平流放
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
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
咸熙百揆時叙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
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

臣之過臣何足以儼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亾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畱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莫不周備猛疾

未瘳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及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得失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疾篤親臨省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歲堅哭之慟比歛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我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尚書餘悉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疋穀萬石

遣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梁平老

梁平老略陽氏人也才識明敏令行禁止堅以其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素與友善生嗣位爲特進領御史中丞生乘醉多所殺戮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亾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

遂與定議殺生堅卽位以爲尚書左僕射進使持節都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以備匈奴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朔方侯建元八年十一月卒諡曰桓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其子成歷位中壘將軍兗州刺史轉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尋遷衛軍將軍屯兵洛澗淮南之敗爲晉所殺

梁讜

梁讜字伯言略陽氏人也博學有雋才仕健爲著作郎稍遷至中書令堅旣卽位出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未幾進位侍中詢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陸績

陸績字處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辨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仕堅爲荊州刺史

鄧羗

鄧羗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生時爲建節將軍生每欲殺之惜其雄武出爲行咸陽太守堅卽位遷驍騎將軍領御史中丞羗性鯁直不撓與王猛協規齊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權貴歛跡姦猾屏氣尋進尚書復爲建節將軍討平李儼以功遷建武將軍洛州刺史王猛伐燕師次潞川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失期當斬羗止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

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以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奉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猛遂陳兵渭源嚴誓將士時燕兵甚盛猛望見而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勅勦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徐成奔赴評軍斬將搴旗殺傷甚眾燕軍大敗鄧羌請部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預求司隸要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長驅至鄴拔之進為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邑三千戶封真定侯猛以潞川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二 四 三〇九

之功請以羗爲司隸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
王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
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羗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
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盪楊越羗之任也可隸
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後從行
唐公洛征代有功遷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巴
夷寇亂復以鎮軍將軍領護羗校尉率甲士五
千討之遂平益州勒銘嶧山振旅而還堅引見
於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
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乎羗曰臣常
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
將軍蓋以自况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也
進車騎將軍并州刺史羗有子數人皆以義烈
稱其少子翼爲河間相慕容垂圍鄴以翼爲後
軍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
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君自古
通義未敢聞命垂復遣使諭之曰吾與車騎結
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

州宣受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

張平

張平代郡人一云譙國鉅人初仕石虎爲部將閔之亾也平帥所部稱藩於燕旣而結援於秦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平旣跨有新興雁門西河等諸郡衆十餘萬拜置征鎮自號并州刺史一作豫州寇掠秦境堅遣車騎大將軍晉公桡率兵

禦之桡等敗績堅自將兵討之前鋒鄧羗分據汾上獲其養子蚝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之仍署爲右將軍先是平養一狗名曰飛鷲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平甚惡之會晉遣叅軍桓宣就平授平節度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并禦北方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叅軍殷乂詣平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命破之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

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
又阻兵固守歲餘逃攻平破之平尋沒於秦

張蚝

張蚝本姓弓上黨泫人也膂力過人能却曳牛
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張平愛之養以爲子淫
於平妾平知而責之蚝慙乃割陰以自誓遂爲
關人銅臺之戰一作銅壁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陣者
四五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
前鋒鄧羌擒之以獻平懼請降堅拜平左將軍

以蚝爲虎賁中郎將甚見寵愛常侍左右尋加
廣武將軍同前將軍楊安攻拔苻廋於陝城王
猛督諸將伐燕蚝以虎牙將軍受猛節制楊安
攻晉陽不克猛使蚝爲地道帥壯士數百潛入
城中大呼斬關克之是時猛衆止六萬而燕師
三十萬蚝與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
數四旁若無人殺傷甚衆戰至日中燕兵大敗
乘勝逐北猛遂滅燕以功進蚝位爲前將軍晉
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

請救堅遣氐與王鑒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氐屯八公山桓溫遣將夜襲鑒氐鑒氐退屯慎城建元十二年氐以前禁將軍同鄧羗等帥步騎二十萬與行唐公洛會兵攻代昭成帝逆戰不勝退遁陰山後度漢南爲子所弑氐與李柔勒兵赴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振旅而還十四年堅以氐爲并州刺史十五年入爲後將軍十八年晉楊亮攻涪城堅遣氐帥兵救之氐出斜谷亮引兵退建元末堅大舉伐晉氐以驃騎將軍爲前鋒敗謝丕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兵數萬陳以待之氐退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陽平公融因謝玄之請渡軍却陣勢不能止遂至大敗堅至洛陽遣氐率羽林五千戍并州長樂公丕率男女六萬進如潞川氐同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始知堅凶問發喪舉哀丕卽僞位進氐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宣檄州郡推氐爲中軍都督其見重如此氐方面之勲不逮鄧羗而時人咸曰鄧羗張氐俱萬人勳也

李威

李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之姑子也少與魏王雄友善結爲刎頸交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及卽位以威爲左僕射威得幸於苟太后初謀弑生及誅堅兄清河公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雅重王猛之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產也猛以兄事之進領護軍封建寧侯匈奴右賢王曹轂叛秦率衆

二萬寇掠杏城堅自將討之使威以衛大將軍同王猛輔太子宏守長安時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來襲威擊斬之堅還以功拜太尉尋加侍中建元十年卒諡曰烈公初苟太后少寡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卒後堅収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甚慚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徐嵩

徐嵩字元高建武將軍冀州刺史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初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托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長安之敗嵩以中壘將軍據險自固及登嗣位拜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太初二年姚萇遣姚方成攻雍州城陷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曹羗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薛強

薛強字威明河東汾陰人也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強幼有大志懷軍國籌

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桓溫入關中猛以巾
褐詣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
卿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
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
矣方致聞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署軍
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
而溫敗及堅僭位猛見委任陽平公融爲書將
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堅如河東伐
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欲與相見強使
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
但有死節之將耳諸將咸請攻之堅曰須吾平
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
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州
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
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輔佐戶尚書年九十
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曰宣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

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右長史關內侯父清
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著稱宏少有
雋才號曰冀州神童陽平公融牧冀州心禮敬
之拜陽平國侍郎領冀州從事官征東記室出
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堅聞而
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
郎後長樂公丕牧冀州引爲征東功曹太原郝
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
亾避亂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

所畱繫郝軒歎曰以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
之勢而與燕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
部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
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厲志操篤學無倦不以資
產爲意妻子不免饒寒魏太祖征慕容寶軍次
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爲追騎所執送於軍門
遂畱仕魏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
時盖懼罪也後仕太宗爵至上公

詳見魏
書本傳

姜宇

姜宇字子居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後仕堅屯騎南巴二校尉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中丞淮南之敗宇以尚書領前將軍與河

間公琳擊慕容冲爲冲所殺

索泮

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爲冠族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歛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夷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

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爲別駕尋遷建威將軍
西郡太守淮南之敗呂光叛據姑臧泮城守不
降光攻而獲之讓泮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
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
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
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耶梁公何罪而將軍害
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仇耳豈
肯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
光怒命誅之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菱有
雋才仕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堅世至伏
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楊安

楊安者名將也其功幾與鄧羌相埒而不與佐
命之列卽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自匈
奴右賢王曹轂之叛也堅自帥中外精銳討之
於是安爲前鋒都督安時已拜前將軍矣轂
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
級轂懼而請降次年遣安同輔車王猛帥衆二

萬入寇荊州轉攻南鄉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
三年李儼爲張天錫所攻退守枹罕遣使請救
堅復遣安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之與天錫將
楊暹戰於枹罕之東破軍殺將師還拜前將軍
如故是歲晉公柳叛於蒲坂魏公庾等起兵應
之堅命諸將分討叛者而勅安與張蚝頓兵陝
城三十里外堅壁勿動俟秦雍已平然後併力
取之已而王猛攻蒲坂誅苻柳因遣鄧羗助安
攻陝城拔之執庾送長安遷鎮南將軍六年堅

遣安等十將帥步騎六萬伐燕俱受王猛節度
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不下王猛助之
遂爲地道以入執其刺史慕容莊師還論破鄴
功賜爵博平郡侯進吏部尚書七年復以安爲
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加都
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九年晉梁州刺史楊
亮遣子廣襲仇池安擊敗之乘勝逐北諸城奔
潰進拔漢川轉攻梓潼降其太守周虓別將取
梁益二州邛柞夜郎皆來歸附堅以安爲右大

將軍益州牧鎮成都十年蜀人張育等起兵自稱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俄而育重爭權自相舉兵堅遣鄧羗帥騎助安襲擊育敗之安復敗張重於成都南斬重羗擊斬育益州遂平頃之以安爲荊州刺史移鎮樊鄧十四年長樂公丕攻襄陽遣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丕後陷襄陽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代安鎮樊鄧

楊定

堅傳作佛奴之孫

楊定仇池公楊纂之族也父名佛奴奔降於秦堅以其女妻定拜定爲尚書後爲領軍將軍淮南之敗關中擾亂定盡心力奉事堅堅死乃將家屬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聞丕卽位遣使迎之丕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登稱尊

號以定爲大將軍益州牧俄加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後與乞伏乾歸戰軍敗見殺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爲武王

高泰

高泰字子伯渤海蓀人瞻之從子也仕燕爲車騎從事中郎慕容垂之奔於秦也泰坐免官尚書右丞申紹言於慕容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藉藉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銷謗評

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秦遣黃門郎石越聘燕慕容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昌盛泰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宮爲有司所糾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辨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王猛及融屢辟泰泰皆不從

至是融謂秦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秦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秦曰罪人來受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秦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入言於堅堅召見與語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

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秦固請還州堅許之及秦之敗秦征東府官屬疑秦燕之舊臣有二心秦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於渤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卿宜從之秦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聞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

子湖等見燕傳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
 年十八為堅著作郎後遷黃門侍郎武威太守
 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為閹然
 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建
 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
 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
 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
 與群臣飲酒以秘書監朱彤為酒正令人以極
 醉為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
 言之前危後則又云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
 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
 是每宴群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氏戶於諸鎮以
 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丕鎮鄴親送丕於
 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
 號慙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
 阿得脂博勞舊父星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
 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

一作當
語誰

堅笑

而不納末年堅寵惑鮮卑情於政治整又援琴
而歌曰管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
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
一樹一作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
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
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
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
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
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
襄陽時年六十餘矣

朱彤

朱彤京兆人隱居不仕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
司隸校尉侍中中書令猛上疏辭謝因薦彤以
自代堅不許而以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
建元七年以彤爲羽林左監同楊安徐成等伐
仇池公楊纂戰於陝中纂兵大敗面縛出降彤

等振旅而還以功拜秘書監楊安鎮仇池進攻漢川堅遣彤率卒二萬爲前鋒晉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之衆來拒戰於青谷亮師不利安乘勝攻拔漢中轉攻梓潼太守周彪固守涪城遣人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彤邀而獲之彪遂降彤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安於緜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乃率騎奔南中彤等遂陷益州堅以楊安鎮成都彤引兵還仍爲秘書監次年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彤固請誅鮮卑堅不從建元十二年以前將軍從征代有功十六年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彤切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勦四海之地十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鬥之事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堅乃止堅宴群臣於逍遙園令將軍講武文官賦詩有洛陽少年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彤上逍遙戲

馬賦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
因善彤之能得士十八年堅欲大舉伐晉彤進
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萬里
風披晉王自當束手軍門堅大悅遂銳意攻晉
卒致敗滅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
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本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
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

谷鑿崖爲穴而居之諸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
遂至百餘穴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
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之門人聞而復隨乃遷於

倒虎山

一名玄象山
在覆車山北

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

躬往叅諸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
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
事譬如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堅將欲南
征遣使者問其休咎嘉曰金剛火疆乃乘使者
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因脫衣

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
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
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
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
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
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
姚萇入長安禮嘉如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
之萇後與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
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
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
相與去乎嘉答曰卿且先行我有小債未了不
得俱去俄而道安亾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
者也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
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
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其所造牽三歌
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
記事詭怪今行於世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
靜寡慾清虛服氣殮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則
緼袍夏則帶素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
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
谷鑿地爲窰室弟子亦居窰室相去六十餘步
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
退立道壇於窰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
爲釜秦山人於今猶法之左右居人贈之衣食一無所受
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

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
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
無爽堅遣使者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
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
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服及冠辮曰年朽髮落
不堪冠衣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
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
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以齊尚父忠曰昔
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

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
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林之性情存巖岫乞還
餘齒歸死岱宗堅安車送之行至華陰山歎曰
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
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侍郎韋華持
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法喜

法喜兜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
專精致業遍通三藏闇誦增一阿含難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國內遠近咸所推服少而遍遊
諸國嘗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涉流沙
懷道東入秦建元中來至長安學業旣優道聲
甚盛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未有四含堅武威
太守趙整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
關中擾動整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
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法喜譯出中增一二
阿舍并先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
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及春綿延二載文字

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法喜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

曇邕

曇邕本姓楊略陽氏人也

一云關中人

居貧篤學遇

高陽僧富見其採薪爲燭以照讀書遂資其衣食邕後仕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建元十九年從堅南征爲晉所敗還至長安遂舍族出家

僧朗

僧朗京兆人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中因謂之朗公谷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常穴居而朗居崑崙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堅欽其德素遣賜襪遺并致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以萬機不獲輦駕

今遣使者安車相請應冀靈光迥蓋京邑并奉
紫金數斤供度形像續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
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相納想必玄鑒見朕意
焉朗答書於堅曰如來末世道風潛淪黍在出
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
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微虛未堪跋
跡願廣開法輪顯係天祚蒙重惠賜卽爲設施
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堅復
敦請再三旣至遂以師禮事之堅後

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
山不在搜例慕容垂慕容德並皆致禮及姚秦
時興復遣使遺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
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朕京西
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
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狩憑靈仗威須見
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屠三級經一部寶臺一

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

垂及德亦各有書與朗
見垂傳建興四年及德

年傳二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陽平公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宴群僚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拒戰或前至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往堅末年復見於青州樂安男朗尋之入於海島

僧涉公

僧涉公者西域人一云本蜀人不知何姓少爲沙門以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呪能下神龍時天大旱堅命呪龍請雨龍便下鉢中其雨霈然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死堅哭之甚慟卒後五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惟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

雨至於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迓和氣至七月降
雨堅謂中書監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
於雲漢哉此公其大聖人乎彤曰斯術幽遠亦
曠古之奇也其思仰如此

徐義

徐義高陸人一云咸陽人初仕堅征東參軍丕
嗣位進爲吏部尚書封縣公尋加右光祿大夫
侍中司空俄拜右丞相義少奉佛法時兵革蜂
起爲慕容永所獲乃械梏其兩足編髮於樹將

加刑戮至夜義專念觀世音經有頃忽夢人謂
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
竝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忽開裂械於重禁之
中髮旣得解足亦得脫而走百餘步若有人導
之者遂隱草中聞追兵交馳秉燭悉無見者迨
明賊散義歸投鄴寺得免於難因奔揚佗期佗
期以爲洛陽令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遊

學至鄴遇佛圖澄見而嘆賞與語終日因事爲師澄講論往復疑端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石氏之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椿椿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旣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後避地南投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辦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卽

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對常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註經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城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識者知安所夢賓頭盧也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氣清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送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惟得一人半翼

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
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
四方略定惟建業一隅未能克復每與侍臣談
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陽平公融及朝臣
並切諫終不能迴會堅出遊東苑命安同輦權
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
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
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
宜參穢神輿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
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輿輦
之榮未稱其意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上輦
於是翼蹠而掖之先是群臣以堅信重安謂安
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
也安因此極諫堅終不納許具堅本傳羅什在西國
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初安生而左臂有一
皮廣一寸許著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
人謂之卽手菩薩

畢覽

畢覽東平人少奉佛法仕堅爲冠軍將軍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彌念觀世音遂得免難逃入山林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人仁孝自天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割抑虞曰

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諸兄仕於石氏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通黃河走海微近將伸前志欣然就職石虎時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領河北郡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虎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萊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避

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人以此
高之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堅青州刺史朗甚
器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王克

王克本新平氏也仕堅為中山太守固守博陵
為秦拒燕不即位以克為平州刺史先是慕容
麟攻克於博陵至是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
而出聚眾應麟克臨城數之曰卿秦之民也吾
卿之君也卿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

之甚也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
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
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
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
言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
顧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
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此卿棄老母如脫屣
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克及固安侯鑒並為麟
所殺

荀輔

荀輔南安人也爲堅新平太守姚萇率衆攻之
輔度不能守議欲出降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苟
蓮令馮羽尚書郎高義汝山太守馮苗諫曰天
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
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奈何遽爲叛臣
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
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
萇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

山上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
之引退輔馳出追擊斬獲萬計至是糧盡矢竭
外援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
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吾須此城置鎮
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
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堅追贈輔
等官爵皆諡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初石
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掖
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

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
會望深以爲耻故相率拒萇以立忠義

竇衝

竇衝武都人趙公雙之叛堅遣楊成世等討之
爲雙所敗堅乃命衝以左禁將軍率羽林騎七
千繼發雙乘勝至榆眉衝擊敗之師還進位左
將軍行唐公洛以和龍叛自稱大將軍大都督
秦王堅遣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進討戰於中
山執洛及其將蘭殊堅欲伐晉以姚萇爲龍驤

將軍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
嘗假人今以相授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
之徵也堅默然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二萬進
攻蒲坂堅使冲討之大破於河東冲又遣將高
盖夜襲長安攻陷南門衝與前禁將軍李辯擊
走之斬首千八百級堅後爲姚萇所殺衝奔據
茲川有衆數萬聞長樂公丕卽位遣使上表於
丕丕以衝爲梁州牧開府儀同三司是時左丞
相王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儁傑嚮應冠軍鄧

景擁衆五千據彭城與衝相爲首尾聲勢甚振
萇衆大懼會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敗死丕南
走授首於晉南安王登具不凶問乃稱尊號以
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攻萇汧雍二城克
之斬其將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於汧東爲
萇所敗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督督
隴東諸軍事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尋
拜右丞相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
遂自稱秦王建立年號登攻之於野人堡衝請
救於姚萇萇遣其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衝遂
與萇連和登爲姚興所殺南安強熙等推衝爲
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攻之衝走汧川汧川
氏仇執送於興

王永

王永丞相猛子也清修好學堅以爲扶風太守
其弟皮凶險無行建元十一年爲散騎侍郎謀
反事洩堅以猛故赦皮不殺徙置朔方之北而
因以永爲幽州刺史永長於撫字甚得人心堅

自淮南之敗垂萇繼叛亂者四起而永意氣彌
勵與平州刺史苻冲率二州之衆以討慕容垂
垂遣其將平視迎擊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
於范陽敞兵敗績平視進據薊南永求救於振
威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
之大破平視於薊南永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
慕容麟相持慕容垂復遣慕容佐與平視共攻
薊永力戰屢敗乃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
帥衆三萬奔壺關長樂公丕時在鄴城將西赴

長安永遣使招之丕率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
如潞川驃騎張蚝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畱刺
史苻冲守壺關自率衆一萬赴丕丕始知長安
不守及堅凶問乃發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
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尋加司徒錄尚書事左
丞相宣檄四方共討姚萇於是天水羗延馮翊
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
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義各有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二
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
軍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數萬進
據平陽慕容永遣使假道東還丕不許乃使永
與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
戰於襄陵石子大敗永死之皮時爲略陽太守
以郡降於姚萇

史林 徐成

徐成嵩之叔也純直端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
六尺醜極當時猛伐燕時成以射聲校尉爲鄧
羌部將猛使成候燕軍虛實期以日中及昏而
返猛欲殺之以正軍法鄧羌請之不得幾欲勒
兵攻猛其愛成若是從羌奮擊燕軍出入燕陣
旁若無人以功拜并州刺史尋加鷹揚將軍帥
步騎三萬攻拔劍閣進位右將軍姚萇來伐秦
遣成等討之爲萇所敗獲而弗殺遂降於萇萇
之將斃也其子興殺之

郭慶

郭慶不知何許人以遊擊將軍從王猛伐燕拔

取晉陽二州燕遣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
援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畱將軍毛當戍
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
道出評營後放火燒營火見鄴中曄懼遣使讓
評催之使戰評遂大敗猛乘勝攻鄴曄出奔晉
陽慶率騎追之曄遇盜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
陽執送於堅追評至於遼海縛送之其部將朱
嶷追慕容桓於遼東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
夷渠帥盡降於秦論功以慶爲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

王統

王統擢之子也擢奔降於秦秦王健以爲尚書
堅立之二年以統爲扶風內史建元七年遷益
州刺史與別將楊安攻克仇池拜平遠將軍南
秦州刺史尋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
降其部落五萬餘戶九年復從楊安入寇漢川
統以銳卒二萬爲前鋒進平益州遂代安鎮仇
池十二年堅遣武衛苟萇等伐張天錫統率涼

州之衆爲萇後繼天錫詣降統還秦州堅以其弟廣爲益州刺史晉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遣巴郡太守費統等將水陸三萬爲前鋒亮次巴郡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別遣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以江夏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身帥所部奔還隴西遂以依統聞丕卽位統兄弟咸遣使詣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統爲鎮西大將軍廣爲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廣後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爲興所敗亡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之送詣姚萇興旣敗廣進據平陽復謀伐統統亦以秦州降萇萇後寢疾召其子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勦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不如除之興遂殺統及廣等萇聞之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也

長孫嵩

長孫嵩代人也寬雅有器量年十四代父統軍堅時諸部乖亂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

率部衆歸之及劉顯之難乃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歸魏見魏書列傳

夏默 護磨那 申香

夏默乞活人堅以為佐鎮郎護磨那胡人堅以為右鎮郎申香奄人堅以為拂蓋郎默等身長

一丈八尺一作三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

肉三十斤

許謙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

學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鄉里後仕于魏太祖

裴詵

裴詵河西解縣人晉武威太守粹之子也仕晉太常卿避地涼州堅克河西詵與兄子懂自河西歸桑梓復居解縣洗馬川遂號洗馬裴懂仕秦大鴻臚生二子天恩天壽

韋羆

韋羆京兆杜陵人也仕堅丞相長史為王猛所

器重遂以女妻焉後爲東海太守堅滅奔於江

左

秦大杜胄

字子天恩夫壽

杜胄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孫也仕堅太尉長

史子疑爲慕容垂秘書監仍喬居趙郡

寇修之

寇修之字延期上谷人也仕堅至東萊太守堅

滅奔魏

何熙仲

何熙仲仕秦記室叅軍撰秦書八卷多記符健

等事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儒學宋氏以

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

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

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

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

其後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

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
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
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
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爲太常堅常幸其太
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時博士盧壺對
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
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
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
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
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武功人陳畱令蘇道賢之第
三女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智識精明儀容妙
麗年十六歸於竇滔滔甚敬之及堅時滔爲秦
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因織錦爲迴文詞
多不載

